

四川夹江千佛岩 唐代佛教艺术研究

高大伦

[日] 肥田路美

于 春

主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日] 早稻田大学

西北大学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夹江千佛岩唐代佛教艺术研究

高大伦 [日]肥田路美 于春 / 主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日]早稻田大学 西北大学 / 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夹江千佛崖唐代佛像艺术研究 / 高大伦, 肥田路美,
于春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220-10056-7

I. ①四… II. ①高… ②肥… ③于…
III. ①摩崖造像—佛像—研究—四川 IV. ①K87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4280号

SICHUAN JIAJIANG QIANFOYA TANGDAI FOXIANG YISHU YANJIU

四川夹江千佛崖唐代佛像艺术研究

高大伦 [日]肥田路美 于春 主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日]早稻田大学 西北大学 编

责任编辑	吴焕姣
封面设计	陆红强
内文设计	戴雨虹
责任印制	王俊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e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285mm
印 张	17.5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0056-7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序

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城西侧，是巴蜀地区为数众多的摩崖造像遗迹之翘楚，深受秀丽山川之惠泽。在美如其名的青衣江从山谷奔流入平原的江口地带，其北岸的大观山陡峭的崖壁上现存东西长330米、大小不等的佛龛、碑刻161个。与巴蜀地区其他摩崖造像遗迹类似，夹江千佛岩造像是在砂岩质的崖壁上开凿龛形，龛内高浮雕或浮雕造像，即所谓龛像，保存良好、雕刻精致的龛像数量不菲。

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相关调查研究之先声，是曹恒钧先生1958年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的论文。该文简要介绍了摩崖遗迹的概况及盛唐和中晚唐时期的纪年铭文。根据曹恒钧先生的调查，“文革”之前至少存在270龛造像。但是，1983年王熙祥、曾德仁先生在夹江文物管理所的协助下对千佛岩进行调查时，自东向西编号为1号龛至162号龛。也就是说，这20余年间，有一百多个造像龛被破坏殆尽。佛教说：“诸行无常”，摩崖造像作为野外文化遗产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消失，可能也是自然趋势所致。但是，巴蜀地区的石窟摩崖造像集中展示了唐宋时代佛教、道教的信仰活动，其意义非常重大。而夹江千佛岩作为其中最重要的造像遗迹之一，有近半数的龛像迅速消失，令人扼腕叹息。因此，立即进行遗迹现状的调查记录和保护工作成为众望所归之事。

鉴于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联合组建了考古调查队，在乐山市文物局、夹江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的大力协助之下，夹

江千佛岩全面考古调查工作得以在 2009 年 11 月顺利展开。

期间，我所属的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美术史学系有幸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四川地区古代石窟摩崖造像的研究工作。我们在 2008 年 3 月 19 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之后，2010 年 3 月 18 日签署了《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合作研究协议》，正式参与了夹江千佛岩的共同研究工作。早稻田大学的肥田路美、罗翠恂、大岛幸代、小野英二、神野祐太等师生于 2009 年 11 月、2019 年 3 月、2011 年 8~9 月三次参加了共同调查研究。调查结束之后，2012 年 8 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高大伦、王胜利主编，于春、王婷著《夹江千佛岩——四川夹江千佛岩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这是《四川石窟寺大系》的其中一卷。报告共 645 页，图文并茂地详细记录了遗迹现状和初步认识，为之后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次出版的论文集，是该大作的姊妹篇，是共同参加调查研究的中日学者相互研讨、深入研究的结晶。

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在佛教美术史上的位置和意义重大，如下所述。巴蜀地区的石窟摩崖造像较北方地区稍晚，自 8 世纪前后本土化到 12 世纪前后，诞生了数量庞大的创作。作为唐、五代、宋时期的佛教美术宝库，巴蜀地区摩崖造像遗迹的价值之高，难以估算。巴蜀古代造像活动的中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转移，大致从北部向南发展，进入四川西部，进而向东进入中南部，最后转移到了东南部。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正处于这个移动轨迹之上：夹江之北，是 8 世纪主要的造像中心蒲江、邛崃、丹棱等地；夹江之东，是 9 世纪后半至 10 世纪的造像中心资中、内江等地。由此可以推测，夹江千佛岩的造像活动盛期是 9 世纪前后。而这个推测，已经被夹江千佛岩造像的样式和题材推定年代所证实。

在唐代，夹江千佛岩所处的地域叫作嘉州，它不仅地处四川盆地的西南隅，而且位于汉族与西南各民族的交界之处，是一个军事防卫要冲。9 世纪前后，蒙氏南诏出于对唐朝的掠夺越来越不满，经常反复攻占边境之地。《资治通鉴》卷 251 记载：晚唐的咸通十年（869 年），南诏大军自云南北进，攻陷嘉州，进而围攻成都长达二月之久。在此如此紧张的军事氛围中，夹江千佛岩竟然营造了数量庞大的佛龛，令人深思。而当时的历史社会氛围，也可能影响了千佛岩摩崖造像的题材和样式。

1988 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四川石窟雕塑》介绍了夹江千佛岩第 91 号龛三圣僧龛的宝志像、99 号龛的阿弥陀净土变、159 号龛的毗沙门天王像等最具特征

的龛像。摩崖造像的中心位置（D区）营造的大型三圣僧龛、毗沙门天王龛等造像，可能与上述历史背景事件存在关联。从题材来看，千佛岩比较突出的特征是西方净土变、地藏观音并列像、三佛、四佛并列像等造像题材较多。

如果站在日本佛教美术研究者的角度来评价夹江千佛岩，其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千佛岩摩崖造像与日本9世纪至11世纪前后（平安时代）的佛教美术在题材和样式上有较多的共通点，验证了佛教美术自唐朝传播到日本的史实。夹江千佛岩流行的毗沙门天王、千手观音、地藏菩萨等杂部密教的尊像和阿弥陀净土变等造像题材，在日本平安时代亦同样非常盛行。因此，对两地造像题材进行相同和相异的对比研究，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课题。再，入唐留学的日本僧人圆仁，会昌五年（845年）归国时曾带回一铺檀木雕刻的檀龛像，内容是僧伽、宝志、万回三圣僧，与夹江千佛岩91号龛相同。虽然这铺檀龛像目前仅见于记载，但是据此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夹江千佛岩91号龛的开凿、圆仁在长安接受馈赠檀龛像，以及现在已经烟灭的唐朝中央长安城的造像盛况。

在参与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中日共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多次感受到一千年前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的果实丰饶。而今天，就在此地，能与诸位优秀的中国青年学者一起工作、讨论、交流，是一件多么愉快幸福的事情啊！因此，我要衷心感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各位领导和合作研究人员赐予我这样难得的机会。本论文集之出版，与之前出版的报告书一样，代表了中国与日本佛教美术研究的相互支持和促进，令我喜出望外。



目录

序 001

夹江千佛岩 91 号三圣僧龕研究 肥田路美 著 于春 译 001

夾江千仏岩摩崖第 91 号三聖僧龕について 肥田路美 017

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中的地藏、观音并列像 肥田路美 著 于春 译 035

夾江千仏岩摩崖造像における地藏・觀音並列像 肥田路美 054

唐代成都周边石窟造像样式形成的相关问题 卢丁 著 070

夹江千佛岩的三佛龕、四佛龕 濱田瑞美 著 许旻 译 081

夾江千仏岩の三仏龕・四仏龕 濱田瑞美 106

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之千手千眼观音像 罗翠恂 著 庾地 译 124

夾江千仏岩摩崖造像の千手千眼觀音像 羅翠恂 147

四川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开凿特点研究 于春 著 165

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的毗沙门天王龕 大島幸代 著 许旻 译 182

夾江千仏岩摩崖の毘沙門天龕 大島幸代 202

关于夹江千佛岩摩崖造像中的西方净土变龕 小野英二 著 许旻 译 217

夾江千仏岩摩崖造像の西方淨土變龕について 小野英二 235

论大安寺戒明请来宝志和尚像 神野祐太 著 卢超 译 249

长安与成都古代佛教艺术交流 于春 著 262

后记 271

后记

2005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实施“科研兴院”战略部署，在四川省文物局的指导下与大力支持下，与早稻田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美术学院等高校和地方文物管理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四川石窟寺大系”调查和研究工作。在过去的十二年里，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培养了一批佛教考古青年学人，与院文物保护团队一起完成了安岳卧佛院、绵阳地区、夹江千佛岩、仁寿牛角寨、安岳圆觉洞等地的调查、测绘、考古报告编写出版、制定实施文物保护方案等工作。特别是在考古报告的编写中，我们一边积累经验，一边修正错误，在考古学线图的绘制、记录文字编写和结语编写等三个方面有了一些认识：

第一，“两绘两查”的绘图模式

在绘制考古线图时，用“两绘两查”的绘制模式。即首先基于三维模型基础，在室内绘制线图草图，然后进入遗址现场进行核对、查漏补缺，完成线图草图；其次是报告文字完成之后，根据对造像的进一步观察和理解，再将草图带入遗址现场，进行核对、修改。这样还可以保证文字与图的内容相符，尽量减少单方面出错的可能性。

第二，“定格不定名”“定形不定性”的记录文字

在报告编写过程中，借鉴日本学界对佛教造像的描述方法规范，制定“定格不定名”“定形不定性”的原则，即把造像分为如来、菩萨、天王、供养人等若干大类为“格”，但不具体指明如来之名，如释迦牟尼、弥勒等。对造像中的器物，描述其基本形状，但不对其性质进行判断。这样可以尽量避免报告中出现因个人认识错误而产生的硬伤。

第三，“客观总结、后续研究”的结语

在编写报告结语时，制定“客观总结、后续研究”的原则。由于佛教遗存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考古、历史、宗教等各个方面，编写结语需要非常深厚的学术基础和长时间的深入研究。鉴于此，为弥补编写者在个人认知上的不足，在结语部分仅对佛教造像的龛窟形制、造像题材、时代分期、后代改刻等几个大的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统计和分析比较。而将造像所包含的社会、宗教、历史意义等问题纳入后期研究范畴。有效地提高了结语编写的效率，尽快将遗存客观面貌公之于众，吸引更多的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此次出版的《四川夹江千佛岩唐代佛教艺术研究》，正是我们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美术史学系肥田路美教授团队遵循“客观总结”“后续研究”原则，通力合作、共同研究的结晶。

自2000年以来，肥田路美教授团队长期关注四川地区的古代佛教艺术遗存，与四川大学、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开展了深入、友好的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肥田路美教授麾下的一批批曾经在四川这片热土上挥洒汗水的年轻学子，如今已近成家立业、为人师表。他们不仅与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同时将四川古代佛教遗存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一种跨越了民族、跨越了国界的大爱，是人类在保护文化遗产上共同的理想和努力。

时光荏苒，回首过去的十来年，总觉得我们做的还太少，想做的还很多。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力量参与四川石窟文物的调查研究和保护，也希望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理解，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于春
2017年2月